

【杨奉殷违】步步错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54541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545418>.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Rape/Non-Con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戡郊, 杨奉殷违 - Relationship
Character:	杨戡 , 殷郊 , 李东方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22 Words: 3,882 Chapters: 1/1

【杨奉殷违】步步错

by [tomoco_K](#)

Summary

步步错

【杨奉殷违戡郊】

步步错

1.

明朝的殷郊有个权倾一方的爹，人人都说他这辈子当个闲散公子哥便可，可他还是本着好男儿不得荒废时光，逼着自己君子六艺样样会得，虽算不上多出众，但也不落人口实。

可这殷郊，却有一样，是下人邻里间最爱说道的——那便是他出众的样貌。

殷郊此人，风流自成，举手投足自带勋贵之气，比起一个权臣之子，他长得更像是宫里的皇子皇孙。

这风言风语中心里的姜氏却因此颇有些自傲，她确实和皇家有二十代之内的血缘，且坚信比茶馆里续了二十次的茶要浓些。

姜氏很爱自己的儿子，却不怎么爱自己的夫君。因为她知道自己夫君爱好南风，可夫妇二十载，她心里再大的怨怼也都成了麻木。

这天，姜氏拿着茶杯，正拨楞立起来的茶梗，就闻声朝外看去。

一个身材瘦削的长发青年，发丝凌乱，双眼蒙布，噗通一声跪在了她的门槛前，接着扶着胸口，吐出老大一口血。感觉不是要命不久矣，就是要魂归西天。

姜氏当时就拿不稳那茶盏了。

紧接着就看到一双黑底金线的皂靴踩在那青年的颈后，将他狠狠踩在脚下，那一滩血蹭在了青年脸上，惨白的脸上多了一种诡异的妖艳。

“准备点衣服，他日后就是这里的妾。”

姜氏的太阳穴隐隐作痛。

——这不是第一次了。

可姜氏不想和自己荒唐的夫君多扯半句闲话，她的殷郊马上就要下学来请安了，她不能让他进来就看到这乱糟糟的局面。

姜氏点头应下，而那个呼吸微弱的青年是谁根本不值一提，不管他是死是活，是男是女，都与她无关。

姜氏只想让自己的儿子，能今早一日离开这个荒唐的家。

2.

殷郊下学回来，他大步流星，手持一支粉嫩桃花，那是他今日骑马时刮到他鬓角，带出两根青丝的枝丫，他不慎损了发丝不算什么，只是担心母亲看到他稍乱的发型慌张。

妇人家，难出院，殷郊速来心疼母亲被拘在寸方之地。

“母亲！”

姜氏这回不拿茶盏了，她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儿子，眼睛弯弯，满面慈容：“我儿。”

殷郊行礼拜过后才发现一旁有个人。

而此时那人似乎也感觉到他的目光，抬头来看。

乍然，春风穿堂而过，撩起那人遮眼的轻纱，也撩过少年的心。

他灿若桃花的唇抿住，垂头侧边落下三千青丝，看不清眉目却得无数遐想，抬手一拨，弦弦掠过，惊得看入迷的殷郊恍然回神，耳边这才听见姜氏的话。

“……这是你父亲新带回来的、妾，虽还尚未置办什么，但你一向懂礼，喊他一声二妈罢。”

姜氏这话说完，自己嘴角都难掩苦涩，可破天荒殷郊没能注意到母亲的神色，反而是移开视线，行了个得体的晚辈礼。

殷郊却没听见什么回应，只有琴声。他大为羞愧，以为自己的登徒子行为惹得对方不快，但心中也难免升起敬佩之情。

——好一个清冷傲气的女子。

姜氏如果知道自己随意拿来的纱衣就让儿子错了第一步，可能会连夜烧了自己所有的衣服。

3.

殷郊日日见二妈，也多少习惯了他天天抱琴，一言不发。只是他每次给母亲带些外面的礼物，也必定会给二妈多带一份，多少让姜氏有些醋味和感慨。

——自己的儿子养得也太纯善了些。

“母亲，你能与我说说为什么二妈么？她既然做了我的长辈，与你一起服侍父亲，我必然会敬重她，可是儿子哪里做得不好，才惹得她一句话也不愿和我说。”

被自己儿子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盯着，姜氏在心里转了八百次的事实终究是没能说出口，她叹了一口气，开始给青年编造身份。

姜氏口中的青年，家中清贫，姊妹众多，他是最大的那个，也是半个家长，日日夜夜为家里操劳，可偏生越长越高大，十里八乡都说不上亲。结果正好赶上饥荒，他自卖自身，被赴任的父亲遇见，原本是买来当做粗实，后来相处间不光发现他会弹琴还识字，原来是小时候就被卖到过青楼一次，后来自己逃了出来。

说到这里，姜氏发现自己儿子的眼眶已经隐约有些红了，她正惊讶间，就闻见窗外一声笑。

那声音说淡不淡，说轻不轻，带着点令人发寒的味道。

姜氏抬头，窗户纸上却只能看到斜阳下落下影子的桃花，半遮半掩，看不清原色，却处处带着春色。

“二妈的身世真是太苦了，想必是父亲怜惜她飘零孤苦，我必然会更加敬重她，等她愿意了、再张口与我说话罢。”

姜氏端起茶杯，不好跟儿子说上面的话都是她编的。

不过万幸，殷寿此人，最是喜新厌旧，许等殷郊发现自己的谎言之前，这个盲眼青年便早就不在了。

说着，她垂眼吹了吹热气，看着它们散、看着它们聚。

这些人毕竟走错了路，莫怪她姜氏心狠。

4.

殷郊自从听了母亲的话，就越发对这个二妈多了点怜惜。甚至这天看他独自一人在桃树林里弹奏也觉得他周身的景色凄苦了些。

恰好这时，天下小雨，细如针，扎入地，点在桃花上，散起一片雾。

殷郊本想着喊个丫鬟取伞，可他不知怎么得，双脚踏出了干燥的廊下。

第一步，红花碾入黄泥。

第二步，青雨落挂乌丝。

第三步，少年进了那如心般错乱交织的桃花林。

他胸膛发烫，四肢涩麻，张嘴仿佛自己的声音很远很远。

“二妈，这雨凉，去避避罢。”

琴声断，那人抬头。

明明没有四目相对，可殷郊还像是被他盯着一般停了呼吸。

细雨蒙蒙间，他好像更美了。

雨滴洗去了纤尘，也洗去殷郊眼中最后一层礼数，他大胆地盯着这张脸，每一个起落，每一寸肌肤，他喉结滚动，放在两侧的手就要逾越规矩，抬起替他挡雨。

没想到，却忽得见他一笑，轻轻点头。

殷郊痴了，他的袖子终是为了眼前人抬了起来。

少年带着属于父亲的人，绕开了廊下，绕开了亭下，绕开了檐下，最终在内院前的门廊下停住。

“前面我便不好再近……”

他正不知道怎么说下去，抬头便看到了站在内院庭中的父亲。

和殷郊酷似却明显更加成熟霸气的脸，此时正一脸沉色，他大步而来，殷郊吓得退了半步，张嘴就想解释一切。

“孽子！”

一声怒喝伴随着殷寿狠厉的皮鞭，打在了殷郊脸上。

剧痛和瞬间滴下的鲜血，让殷郊如梦初醒，他双膝一软，噗通一声跪了下去。

“儿子知错！”

殷寿眯着眼，看着跪在细雨中的儿子，他年轻、健康、纯善、一切都好，可一切又都不好。他不用生来就要和手足猜忌，有一个爱他的母亲，甚至到了年龄会有闺门小姐来打听婚娶。而殷寿自己，每一步都是自己争抢过来的，他甚至为了更高的位置，不得不和姜氏生了他。

殷寿恨自己的儿子。

更恨殷郊痴傻把青年当成女人，露出的那副男人的纯质渴求。

殷寿又抬起手，但这回却没能落下。

他转头，狠厉瞪着攥住他鞭子的青年，吼道：“李东方！莫忘了我是怎么让你金蝉脱壳的！当了已死的人，就乖乖给我当狗骑！”

又是一声笑。

殷郊捂着满是血的右脸抬头。

接着，少年眦目欲裂，那一瞬间他忘记了什么是人伦孝道，握住了手边冰冷的石头。

5.

脚边是不省人事的殷寿，殷郊粗喘着愣神站在变大的雨中，他耳朵里只剩下嗡鸣之声，巨大的怒火和爆发后是无尽的麻木和呆滞。

隐约间，他滚烫的手被人牵住，那人领着他一步步走向内院。

高大的古树遮天如夜，房中一根红烛，摇摇坠坠。

“我……”

温良的手指按住他的唇间，接着一动擦掉流过下巴的鲜血。

殷郊不语，名作李东方的青年也就自顾自去洗手，背影虽纤薄，但确实也是个有着挺拔身姿的——男人。

——他是个男人。

殷郊从不觉得自己蠢，可这一刻，他觉得自己是天下最蠢的人。

他低头看着自己沾满父亲鲜血的手。

却在视野里看到一双拿着白布的手，牵起他的，给他擦拭鲜血。

“对不住……我喊你二妈，并非有意讥讽、实在是……我蠢……”

最后一字落下，李东方的手停了。

“蠢点好。”

殷郊愣了，这是他第一次听见他说话。

只见青年的手抬起，从他长瀑般的黑发中抽出一根簪子，簪子普普通通，可寒光看着却让人胆颤。

那簪子对着殷郊的脖颈，李东方那数次让殷郊看痴的嘴又动了。

“把衣服脱了。”

殷郊比起防备，更多是错愕。

青年笑起来，他抬手扯掉早被打湿的遮眼布，一双弯起来的垂眸像是神仙般悲悯又冷漠，他双眉一提，殷郊吃痛，脖子上多了条伤。

“原本只是为了任务，借你的手除了你爹，但你挑起了我的兴趣。我这个人有仇必报，你爹在我身上留下的仇，我今天就要全部讨要回来。”

说着一手抓住殷郊的领子，将他整个人抡到地上，趁他满耳嗡鸣，脑子发晕的时候，掐着他已经在流血的脖子，拖到了帷幔之后。

“你这张脸，倒是和你那倒胃口的爹不同。可惜他坏了你的半张脸、啊，你今晚使用另外半张对着我罢……”

挣扎声中，布绸裂开。

【帐后事】

压着他沾满自己鲜血的手，李东方体内有什么在沸腾，嘴角忍不住上扬，俯身下去在他耳边问。

“你没想象过和我一同在床上的景象么？”

已然脱力的殷郊胸膛起起伏伏，他抵着嘴不说话，可脖子上的绯红已经暴露了一切。

李东方侧头，喷吸撩起殷郊天声曲卷的鬓发，伸舌舔在他脸上的鞭伤。

舌尖钩弄，皮肉下的鲜血带着腥甜气味，混合着淋漓的汗液，滋味说不上来，却让李东方沉身贴在他赤裸的身体上，带着暧昧磨动他的胸膛。

殷郊吃痛挣扎，却换来更用力的压制，桎梏手腕的掌几乎快要攥进身体，对方压下来的平坦前胸更是让他痛恨自己的傻，他喘息着恨声道：“杀了我。”

李东方笑了，眼波流转：“你会等到那一天的。”

说着他扯下一旁的帷幔，珠链崩开，他亲手为一个人，一圈圈缠绕双手，不让他逃离。

绑好后，青年神色淡然的拍了拍手，俯视还妄图逃开的殷郊，眯起眼睛歪头道：“人的罪恶源于他的弱小，你若想杀我，就带着仇恨活下去。”

说着，他抬起殷郊的双腿，用对方的血润滑了那处，将手指插了进去。

殷郊的怒骂化成压抑在喉间的闷哼，他仰头，脖子绷的很紧，发簪刺破的伤口又被挤出鲜血，顺着他带汗的皮肤，流进他散乱的黑发里。

“不要……”

殷郊无法挣脱的手攥的发白，抗拒着侵入身体的修长指节。

李东方撩起脸侧的一缕发，勾到耳后：“我耐心替你做些前面的，你还不知谢。平日里见我都规规矩矩，礼数周全，怎么这个时候，忘了我是你长辈。”

话落手指粗暴得捣入深处，在殷郊痛得打颤的身体里，搅弄着里头紧实温热的甬道。

“好紧啊，也挺热的，可惜只有我能感受到。”

李东方抽出手指，垂眼盯着指尖杂着血丝的粘液，擦在了殷郊颤得合不上的腿跟，以及依旧软着的男跟上。

他很痛。

可他越痛，就越让他想要下手。

李东方的眼神越发晦暗，他下身涨的难受。

此时不用再压抑痛哼的殷郊瞪他，眼眶周围一圈如染血般鲜红，他那被自己咬破了的双唇嗫嚅：“杀了我……”

这样求死的他让李东方想起了那个女人。

怒气让李东方俯身，手指插进了殷郊脖子上的伤口，在对方疼得只剩下粗喘的时候，他阴恻恻地说：“没有我的允许，你想都别想。”

殷郊的泪从眼角流下，隐入发丝间。

李东方分开他的双腿，扶着等了许久的那处捣了进去，他一寸一寸入，看着他疼得都浑身在抖，却颤着嘴角笑了出来。

“越疼记得越久，就算哪天你杀了我，这疼也不会忘记。”

他伸手附在他没有伤口的脸颊上，半垂的眼里是藏起来的情愫。

上一个真的把他当做家人的人已经消失在偌大的江湖里了，而眼前这个，虽然蠢笨了些，可胜在一颗赤子之心。

殷郊挑来送给自己的东西，虽都被他烧了，可他却记得送过来的每一样。

殷郊笑的太明媚了，而他习惯了黑夜和一人。

李东方的手一点点往下移，感受着自己给他带来的战栗和痛。学不会拥抱，那就让他疼得忘不了自己。

手到了腰间，掐住身下人紧实的腰，李东方挺入的深处，强行捅开他生涩抗拒的甬道，又退出，引得殷郊痛到再也忍不住呻吟出声。

两人交合处有了血迹，李东方的眼眶也有些红。

疼么？

疼就恨他。

(有点写不出来甜的，等有感觉了再试试吧.....)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